

编读·译文

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3月3日封二版《群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第五段:“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产生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劳动产生率”应为“劳动生产率”。

●3月8日A27版《奥巴马:我不是冒牌货》第五段:“巴西很多电视台都很正式在介绍了奥巴马来中国踢球的消息”,“正式在”应为“正式地”。

●3月9日A28版《利交战双方否认进行和谈》第二段:“卡扎菲建议反对派召开会议并取得和解”,“议会”应为“会议”。

●3月13日A31版《留洋,咱们为啥不如日韩》“足协的不作为”部分第二段:“先到小球会或者说中游球员争取打上主力”,“中游球员”应为“中游球队”。

●3月14日A17版《剩余物资先供老人和儿童》第四栏:“随着存货用罄”,“用罄”应为“用罄”。

●3月14日A22版《一轿车连撞7辆自行车》第一段:“在济南市历城区桑梓店镇往齐河方向的308国道老寨村附近”,“历城区”应为“天桥区”。

●3月14日A30版《买提江留洋柳暗花明》第一段“就当大家都认为鲁能小将买提江试训荷兰阿贾克斯的希望已经不大时”,“就当”应为“正当”。

(感谢读者赵连英、朱永胜、周而复始、陶玉山、潘京华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段玉文:3月9日A6版《“民工荒”本质是“权益荒”》,一篇短文就揭示了当前困扰企业的症结。一些企业单位招人难,却不找自身原因而盲目恐慌,甚至责难应聘者提高门槛,因而怨声载道。几位委员的精辟论证,可以说为用人者指点迷津——这个题选得好!

编辑者说:民工荒是权益荒,还是专家说得好。从这个角度看,闹点“民工荒”并不是什么坏事。支持农民工兄弟!

韩朝晖:3月9日A6版《硕士当油漆工说明了什么》,这样的现象在国外恐怕并不鲜见吧?有什么能力做什么工作,只要凭自己双手吃饭,无可厚非。

编辑者说:这条消息我也一直在关注。全国都被传得沸沸扬扬的,遗憾的是始终没有人说明这位“北大女

硕士”学的是什么专业。只说失业,不说专业,漏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闻要素。

文晓菲:3月10日两会头版看上去全是牵动人心的重点:房租、招聘等。最近很喜欢头版,两会大片的蓝色,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种希望。报纸有希望,社会也有希望。

编辑者说:没有希望生活就没有动力。能把希望传达给读者,是报人最大的欣慰和幸福。

周芬:3月10日A5版《7810亿社保基金安全吗》,文中有插图,图中放大镜下的文字一点儿都没放怕并不鲜见吧?有什么能力做什么工作,只要凭自己双手吃饭,无可厚非。

编辑者说:读者看报真的是太用心了,所以记者写稿、编辑做版、美编插图,每

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都应该尽可能滴水不漏,否则,读者肯定能挑出瑕疵来。

段玉文:3月15日A4版《你不知道的总理记者会》,记述了许多不被重视的小事,如“近三个小时总理没喝一口水”,“总理9年答记者均引用古诗文”,“记者会上三次‘意外’”等,用小问题反映大道理,更具有说服力。能够捕捉到这些细节,可见我们记者的心细,当然这样的报道更受读者欢迎。

编辑者说:总理问答,国之大事。“大事”背后的小事,更显得真实生动,其内涵也更多。

孙建文:3月14日A20版《百姓实验室昨首次对外开放》,能有这么一个地方检测食品安全的确很不错,但面对生活中的安全风险,关键还是要在市场各个环

节做好监管,不安全食品绝不能流入市场。百姓实验室,可以作为向市民及孩子普及科学知识的一个补充。

编辑者说:在这里,可以直接监测自己的物品,生动活泼地掌握生活知识和安全常识,还能与学者专家进行互动。百姓实验室的创立的确是个好点子。

孙仁昌:3月14日B8版《被乡村图书馆改变的兄弟》,选题很好,给读者深刻的思索。对于当下教育,很有启发意义。建议多发这种引起读者思索的有分量的报道。

编辑者说:平凡的人间故事,执着的生存理想,迷惘的人物命运,徐徐道来,唏嘘再三。我很欣赏弟弟曹向荣,务实做事,坚实做人;我很感慨哥哥曹继华,出身农家,读到博士,空有理想,一事未成,唉……

读者评报▶▶

大报风范

日本特大地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年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有多名晚报记者勇敢地出现在灾难的现场。这一次,晚报记者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出征了,更加展现了《齐鲁晚报》的大报风范。诚如沙记在《道义责任让我们迈出这一步》中所言“不只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抢出新闻……面对遽然而逝的生命,我们无法不心生悲悯,面对难以预料的灾害,我们不能不伸出援手”。在此遥祝6名特派记者多加保重,胜利归来!

刘学英 陶玉山 非常感谢晚报读者对我们的关心。能在第一时间给读者带来最靠近现场的最真实的信息是记者的天职。接到命令,我们连日办好签证赶赴机场,带着亲友同事的担心飞到东京,我们一刻都不敢懈怠,希望能将采访到的信息以最快速度带给读者。在东京,每天都能看余震,在随着身边建筑左右摇晃的时刻,心里又担心又有些许兴奋,或许能把这理解成为一名记者的直觉反应,希望自己能在这事件的最核心去感受事件进程,告诉公众最真实的感受。

记者 刘爽 在东京,深为日本民众面对大灾的优雅态度感动,一切都秩序井然。其实,自己也有担心,害怕核辐射;同时,又担心写不出有深度的现场稿件,有负晚报和忠实的读者。在余震中吃着面包,喝着白开水,心里也很明白: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是一个记者成长过程中难得的经历。灾难面前,最令人惊恐的是核辐射。死在大自然手里我们别无选择,死在人类自己的手里我们何其不幸!

记者 刘红杰

春绿柳梢头

春风乍起,忽然之间,济南护城河边的垂柳已是绿色浓浓,与波光潋滟的河水相映成趣,满眼诗情画意。

拍客 张一菲



爷爷的老虎

作者:拉斯金·邦德(印度) 翻译:邓笛

蒂莫西是我们的宠物,它是一只幼虎。我们住在印度的时候,爷爷在丛林里的一棵大树后面发现了它,爷爷把它带回家,并给它取了蒂莫西这个名字。

蒂莫西最喜欢把沙发当床。它仰躺在上面,像国王一样,无论谁想占它的位置,它都会不满地叫。蒂莫西喜欢的游戏是撵着人跑,尤其喜欢在我后面追逐不休。蒂莫西会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然后突然扑过去。每次它捉住我的时候,它就会高兴地在地上打滚,接着四脚朝天地理住我的腿,假装啃我的脚踝。

后来,蒂莫西大概发现自己能够吼叫了,它就经常练习,并且乐此不疲,吼声越来越响。我们倒不在意,可邻居们就不干了。每到这时,爷爷就会用手在它的嘴巴上拍打两下,蒂莫西就能乖乖地安静好长一会儿。

蒂莫西很快就长得有牧羊犬一般大了。我时常带它散步,让它活动活动筋骨。行人见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我们走到哪儿,身边都很宽敞,不像是在一个人很多的国家。

蒂莫西长到六个月的时候,它那种撵人的游戏就显得十分野蛮了,家里人再也没有谁放心让它追逐。爷爷决定将它送进动物园里。蒂莫西很壮,长得又很漂亮,而且脾气也非常柔顺,动物园非常高兴接收它,他们给了它一个专门的笼子,临别时,爷爷心里有些难过。

为了不让自己触景生情,爷爷说服自己不去动物园看蒂莫西,但他只坚持了半年,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一天,他带着我去了动物园,一到那儿,就径直跑到

蒂莫西的笼前。蒂莫西的变化很大,已经完全是一头大老虎了,身上的条纹也越发明显。它昂着头,在铁笼里烦躁不安地走着,偶尔张着脸盆似的大嘴吐出一条血红的舌头,或者扫一下钢鞭一样的尾巴,像一个大将军。

“你好,蒂莫西!”爷爷说。他把胳膊伸进了铁笼子。蒂莫西走过来。爷爷双臂搂住了它,然后抚摸它,抓抓它的耳朵。蒂莫西安静了下来,但还是咆哮了几回,声音震得铁笼发抖,每到这时,爷爷就像以前那样拍拍它的嘴巴。

蒂莫西舔舔爷爷的手,但似乎仍有心事。旁边笼子里有一只豹,也开始吼叫起来了,爷爷以嘘声把豹赶走。

这时有许多游人进了动物园,他们在虎笼周围好奇地看着爷爷和老虎相依相偎的这动人的一幕。一个饲养员拨开人群,走到爷爷跟前,问他干什么。

“我正在跟我的蒂莫西讲话呢,”爷爷说,“半年前我将这只虎送给动物园的时候你在场吗?”

“不在,先生,我刚来这儿工作。”饲养员说,“如果是这样,那你继续跟它谈吧。它的脾气坏极了,别说碰它了,我根本接近不了它。”

爷爷继续抚摸着他的蒂莫西,还时不时地拍打它几下。后来我注意到又有一个饲养员在一旁注视着爷爷。

“你肯定还记

得我。”爷爷对那人说,“我当时把蒂莫西送到动物园的时候,你好像就在场。你为什么不让那头豹子离我的蒂莫西远一点呢?”

“但是……先生,”这个饲养员犹豫了一会儿说,“它不是你的蒂莫西。”

“当然,它不再属于我了。”爷爷说,“但是你们总可以听听我的建议吧。”

“我清楚地记得你的虎。”饲养员说,“它两个月前死了。”

“死了?”爷爷失声尖叫。“是的,先生。它患了重感冒,无论什么方法也治不好它。这只老虎是上个月在山里捕到的,还没有驯服,很危险的,已经伤了我们好几个饲养员。”

老虎还在舔着爷爷的手,似乎愿意一直这样下去。慢慢地,爷爷抽回胳膊。他离开笼子,向那只虎投出最后一瞥。“再见吧,老虎——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他咕哝道。

而后爷爷拉着我快速地走出了动物园。



深山历险记

作者:约翰·菲利普斯 翻译:庞启帆

几年前,我到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旅行。和我结伴而行的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名叫鲍里斯。

按照行程,在第六天我们去了一片森林探险。回来时,鲍里斯自告奋勇在前面带路,但走着走着,我们就迷路了。我真后悔让一个毛头小伙子带路。

当我们跌跌撞撞来到森林深处的一座房子前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决定向主人借宿一晚,天明再走。房主一家正在吃晚饭,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用餐。鲍里斯欣然接受,我却非常害怕——这个房子的墙上挂着几把枪,还有几把刀挂,男主人的腰带上也别着一把枪。

鲍里斯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一边吃,一边和主人讲笑话。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竟说他的背包里有贵重的东西,待会儿睡觉时他得枕着背包睡。我真想掴他两巴掌,因为他说的所谓贵重东西只是他女朋友的几封信,但这家人会怎么想呢?肯定以为是黄金或者珠宝。

吃完晚饭,男主人领我们到阁楼睡觉。这间阁楼其实他们家的食物储藏室,四壁挂满了火腿、腊肉以及其他的干货。鲍里斯爬上床,把背包枕在脑袋下,马上就入睡了,我却不敢闭眼。

幸好,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清早我醒来时想:“可能是我多心了。”可这时,阁楼下突然响起了男主人和女主人的说话声。

“你说,两个都杀了吗?”男主人轻声问。

女主人答道:“对。”我顿时浑身冰冷。我手无寸铁,怎么斗得过有几把枪的男主人?更让我生气的是,鲍里斯居然还在呼呼大睡。我想跳窗逃跑,可打开窗一看,窗口的下方有两条猎狗正等着我呢。

就在我躺在床上不知所措时,阁楼的门被悄悄推开了。男主人拿着一把大刀出现在门口,他的妻子提着一盏灯跟在身后。“别弄出声音。”女主人轻声道。男主人点点头,蹑手蹑脚向床走来。

我准备一跃而起,朝他扑去。然而,男主人却走向床尾,从墙上取下一只大火腿。他切下一大截后,把剩下的火腿重新挂上墙,又悄悄退出了阁楼,灯光也随之消失。我躺在床上好久没回过神来。

鲍里斯起床后,我们走进餐厅,我看见一大桌丰盛的早餐正等着我们。当我们快吃完时,女主人又端上来两只烤鸡。“我们特意为了你们杀了两只鸡,”她说,“一人一个,带在路上吃。”

我不由笑了,原来那句可怕的“两个都杀了吗”是杀鸡的意思。

编辑:李皓冰
邮箱:linhaoing@qwb.com.cn

译文